

三十四

你走在泥泞里，天下着迷朦细雨，路上静悄悄的，只有胶泥咬住鞋子发出的声音。你说得选择走在硬泥上，却即刻听见扑哒一声。你回头见她摔倒在泥泞里，一只手撑住地那分狼狈。你伸手拉她，不料她脚下一滑，撑地的污手又抹得浑身是泥。你说干脆得把她那高跟皮鞋脱了，她哭丧脸，竟一屁股坐在泥地里。你说脏就脏了，没什么了不得，前去找个人家，再好好洗一洗，她却不肯再走。

这就是女人家，你说，又要游山，又怕吃苦。

她说她根本不该同你来，走这倒楣的山路。

我说山里不只有风景，也有风风雨雨，既然来了，就别后悔。

她说受你骗了，这鬼的灵山，一路上压根儿就没见个游人。

你说要是看人而不是看山，城里大街上还没有看够？再不就逛百货商场去，从甜食点心到各种化妆用品，女人需要的应有尽有。

她于是用一双手泥手捂住脸哭了起来，简直像个孩子，还好不伤心。你于心不忍，只好拖她起来，扶住她走。

你说总不能赖在这雨地里，前面就会有人家，有人家就会有火塘，有火塘就有了温暖，就不会这样孤寂，就都会得到宽慰。

你当然也知道，雨中的那堵断墙背后，灶台肯定都坍塌了，铁锅也早已锈穿。这山岗上，荒草丛中，插着零落的纸幡的坟冢背后，也不会有女鬼啼哭。此时此刻，你多么盼望能找到个山里人家，换上一身干净衣服，清清爽爽，坐在火塘前的竹靠椅上，手里再有一碗热茶，对着屋檐下绵绵细雨，同她讲述一个同她与己和纷繁的人世都无关系的童话，她就像这孤寂的山中人家的一个乖巧的小女孩，坐在你膝头上，偎依着你。

你说火神是一个赤条条的红孩儿，就喜欢恶作剧，总出现在砍倒的树林子里，把厚厚的干树叶故意踹得哗哗响，光个屁股，在砍倒的树枝间爬上爬下。

她则同你讲述她的初恋，一个小丫头的爱情，或者说还不懂世事，只是对爱情的一种向往。她说，他当时刚从劳改农场回到城市，又黑又瘦又老相，腮帮子上都出现深深的皱纹，可她还就倾心于他，总凝神听他讲述他经受的那些苦难。

你说那是个好远久的故事，你还是听你太爷爷说的，说他亲眼看见过红孩儿，从他头年砍倒的那棵栎树底下爬了出来，翻到一棵山茶树上，他当时还晃了晃脑袋，以为老眼晕花。他正从山岭上下来，扛了根楂树，是山外响水滩的一个船工要的，楂木轻，又禁得住水泡，是做船的好材料。

她说她那时才十六岁，他却已四十七八了，足以当她的老父亲，他同他父亲早年是大学的同学，多少年的至交。他平反回城以后，没有多少别的交往，总上她家，同她父亲一边喝酒，一边讲述那些年他打成右派后劳改时的经历。她听着听着，眼睛都湿润了，他便人干巴巴的还没恢复元气，不像后来有了职称，当上了总工程师，也穿起花呢西装，衬衫的白衣领烫得

笔挺，总敞开着，显得那么潇洒。可她当时就如醉如痴爱他，就愿意为他流泪，一心想给他安慰，让他后半生过得幸福。他当时只要接受她这小丫的爱情，她说，真的，她什么都可以不顾。

你说你太爷爷当时一根一围粗的楂木还扛在肩上，正从坡上下来，就看见了这火神爬上了山茶树干，他一时煞不住脚，也不敢多看，回到家门口放倒树干，还没进屋就说不好了？家里人问他，那时，你说你爷爷还活着，你爷就问你太爷爷，爸，你怎么了？你太爷爷说，他看见红孩儿了，那火神祝融，好日子完啦！

可他并不知道，他是一个傻瓜，她说。她只是在她都上了大学好几年之后，才告诉他的。他说他有妻子和儿子，他去劳改他妻子守了他整整二十年，儿子都比她大。再说，她父亲，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，会怎么看待他？胆小鬼！胆小鬼！她说她当时哭着骂他。她说，连那次约会都是她主动的，他当时从她家同她父亲告别出门，她也找了个借口，对父亲说她要去找她小时候曾经一个楼里住过的一个女孩，他们便一起出门了。她平时叫他蔡叔叔，她也还是这么叫他。她说蔡叔叔，她有话要同他谈谈。他说好的，这会儿就行，边走边说。她说不，她不能这样在大马路上。他想了想，约定去一个公园。他说公园门口有个饭店，他请她一起吃晚饭。

你说灾难后来果真一桩接一桩。你说你那时候还小，背不了一杆火铳，不能跟你爹爹去打猎，只好扛起锄头，同他去竹林里挖冬笋。你太爷爷那时候背已经驼了，颈脖子上长了个大肉瘤，说是从小扛树扛出来的。可你太爷爷年轻时，你爸说，他可是没人比得过的好猎手，就在他看见了红孩儿之后，没两天功夫，叫人给打死了，枪子从后脑勺进去，在左眼窝开花。他躺在屋门口，一摊血迹里，伸手就构得到门槛。屋场边的那棵老樟树根上也结的紫黑的血块。他是扒着树根爬上来的，等不及从拐弯的石级上来，爬到快构着家门槛时才断气了。你太奶奶早起喂猪食方才发现，半夜里都没听见他一声叫唤。

她说饭桌上她什么也没谈，只讲了些她学校里毫不相干的事。饭后，他提议到公园里走走，走到树影下，他也像别的男人一样，借着酒兴要吻她，她没有让。她说，她还叫他蔡叔叔，她只是要让他知道，她曾经怎样爱他，她又怎样惩罚了她自己，她已经给了别人，一个她不爱的男人。只不过一时迷糊，被人玩弄了，是的，她说她用的就玩弄这词，她也只是一时冲动。他不作声，要拥抱她，她推开了。

你说当时天还未大亮。你奶奶先是脚下绊了一下，后来就大叫一声，晕死过去。

你奶奶当时肚子里正怀着你爸。后来还是你老爷把你太爷拖进屋里的。你老爷说，你太爷是叫人暗算了，从后脑勺吃的黑枪，用的是打野猎的铁砂子。你爸还说，在你太爷刚死没多久，山林就起火了，那一片林火足足烧了上十天，好几个火头同时窜起，没法子救，火光冲天，把个呼日峰映得像一座火焰山。可你老爷说你太爷吃黑枪的时候正是林火起来的时候。后来你爸却说，你太爷爷的死同拿火绳的红孩儿没有关系，是叫仇家暗算了。你老爷一直到临终前都要找出暗算他爸的凶手。可到了你爸说给你听的时候，就成了故事，只有一声叹息。

她说他还对她说他爱她，她说，假的！他说他真想过她，她说已经晚了。他问为什么？她说这还用问？他问为什么连吻她一下也不行？她说她能同随便哪个男人睡觉，就不能同他。她还

说，你走吧？你永远也不会明白，还说他恨死他了，再也不想见到他，硬是把他推开跑了。

你说她根本不是什么小护士，她一路上编造的全是谎话，说的也不是她的女伴，这才是她自己，她自己亲身的经历。她说你讲的也不是你太爷爷你老爷你爸你自己，你全编的是唬弄人的故事。你说你已经说过了这是个童话，她说她又不是小孩子，不听什么童话，她只要真真实实活着，她也不再相信什么爱情，她已经厌倦了，男人都一样好色。女人呢？你问。也一样下贱，她说，什么都看透了，活着都腻味，她不要那么多痛苦，只求瞬间的快乐。她问你还要她吗？

就在这雨地里？

这样难道不更刺激？

你说她真贱。她说男人不就喜欢这样？又简单，又轻松，还又刺激，完了，一走了事，也不必担心，也没有累赘。你问她同多少男人睡过觉？她说少算也上百。你不相信。

这有什么信不信的？其实很简单，有时候只要几分钟。

在电梯里？

干嘛在电梯里？你看的是西方电影。在树影下，在墙拐角里，随便什么地方不成？

和根本不认识的男人？

这样更好，也不会再见到尴尬。你问她是不是经常这样？

只要想要。

找不到男人的时候？

他们并不那么难找，只要使个眼色，跟着就来。

你说她使个眼色，你未必就去。

她说你未必就敢，可有的是敢的。男人要的不就是这个？

那么你在玩弄男人？

为什么只许可男人玩弄女人？这有什么奇怪。

你说她不如说在玩弄她自己。

又为什么不？就在这泥泞里！

她便笑嘻嘻说她喜欢你，可不是爱。还说你可要当心，要她真爱上你了——

那就是灾难。

她问是你的灾难还是她的灾难？

你说与你与她都是灾难。

你真聪明，她说她就喜欢你这颗聪明的脑袋。

你说可惜不是身体。

她说身体人人都有，又说她不想活得太累，于是长长叹了口气，讲个快活的故事吧，她说。

还是讲火？那光屁股的红孩儿？

便随你说。

你便说这红孩儿火神祝融正是这九山之神。那呼日峰下，原先的一座火神庙年久失修，人们忘了祭祀，酒肉都只顾自己享用。被人遗忘了的火神一怒之下，便发作了。就在你太爷爷……

怎么不说下去？

他死的那天夜里，人都熟睡的时候，山林里窜出一道火光，明晃晃悠悠游动在漆黑的山影之中。风吹来了一股胜似一股的焦臭味，人们在睡梦中都感到窒息，纷纷起来，也都看见了林火，却只呆呆望着。到了白天，烟雾迷漫过来，别说去救，躲都躲不及。野兽也惊恐万状，被熊熊火势追赶，老虎、豹子、野猪、豺狗统统窜进河里，只有河水汹涌的深涧才能阻挡火势蔓延。隔岸观火的众人只见对面火光之中，一只赤红的大鸟飞腾起来，长的九个脑袋，都吐出火舌，拖起长长的金色的尾巴，带着呼啸，又像女婴的啼器，凌空而上。千百年的巨树腾地弹起，像一根根羽毛，还发出炸裂声，然后又轻轻飘落进火海里……